

都市风·济宁市文化中心巡礼①

博物馆：穿越长河感悟人文盛典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，是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。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“文物赋彩全面小康”。通过传播文物价值，展现中华风采，进而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，让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富足、小康。

博物馆，作为文物的征集、典藏、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，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地域厚重的历史，更是文化的底蕴与城市沧桑的底色。

位于太白湖新区的济宁市文化中心，自北而南，群众艺术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和美术馆四座新馆联袂，矗立在秀丽的太白湖畔。

济宁市博物馆新馆，显现着大气磅礴的设计和柔美的文化气质。该馆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大师马里奥·博塔主持设计场观，整体建筑由几何形叠加而成，框架架构，层数为地上四层，建筑高度29.3米，总建筑面积27237.73平方米。建筑大师的操刀设计，让博物馆新馆外观美学层面与城市、区域融为一体，极尽文化之美。

初入开阔明亮的大厅，令人倍感惊喜。众所周知，许多城市的博物馆甚至省一级的博物馆，建筑设计都不尽如人意，采光差，馆藏文物甚至馆内的走廊、柱子都散发着腐朽气，让人难以亲近。而走进济宁市博物馆新馆，却恍若置身科技馆。仅仅是这一点，就快速拉近了馆内16万件珍贵藏品与观者的距离。

济宁是文化名市、文物大市，如何布置场馆，才能把济宁古今文化实物的代表作品收入其中？这是记者首要的疑问。伴随着步数、笔记和拍照数量的累加，谜团渐渐明朗起来。

馆内陈列展览区，有5个大型固定展览、以及为国内外文物交流而设计的两个临时展厅，它们包括反映始祖文化、邹鲁文化、儒家文化、水浒文化为主线的历史文明展，展示“天下汉碑半济宁”“济宁汉画甲天下”主旨的石刻艺术展；反映京杭大运河贯穿济宁史实为基础，弘扬运河文化、振兴济宁经济为宗旨的运河文化展；再现济宁古老大地上现存的，反映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遗存的人文胜迹展；还有数字化手段展示当代美丽济宁的，具有临时性、交互性、参与性特点的数字济宁展。

总的来说，展区是“两条线”贯穿其中，一条线是空间，另一条线是时间。以空间为线索，既是通过现代化的展示互动，把济宁老城区和各县市区文化以模型、缩略图、场景复刻的形式展现出来，声光电互融，令人置身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如大成殿下的祭孔大典模块，里面的微缩人物栩栩如生，样貌形神兼具；缩小后的古建筑同样巧夺天工，雕梁画栋，细节与装饰都做到了极致。

古运河的展示是对所有重点地界进行了标注，运河区区位优势一目了然。

嘉祥的石雕和鲁锦，汶上的佛寺等，都在空间的布置中有了体现。部分展品有实物原型，有些是按比例复刻，甚至还有模型和实物间的结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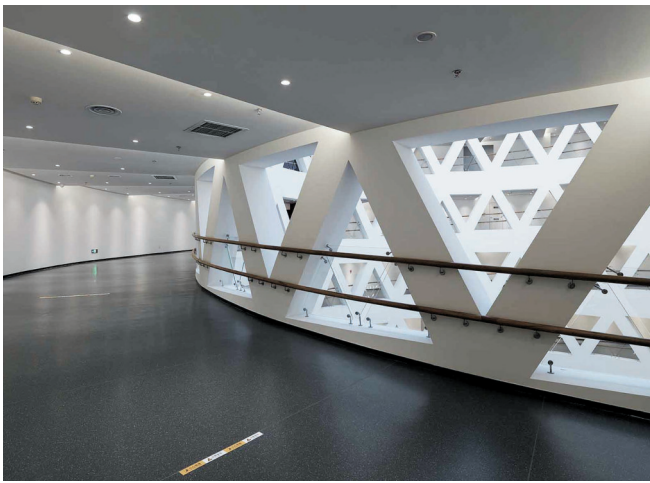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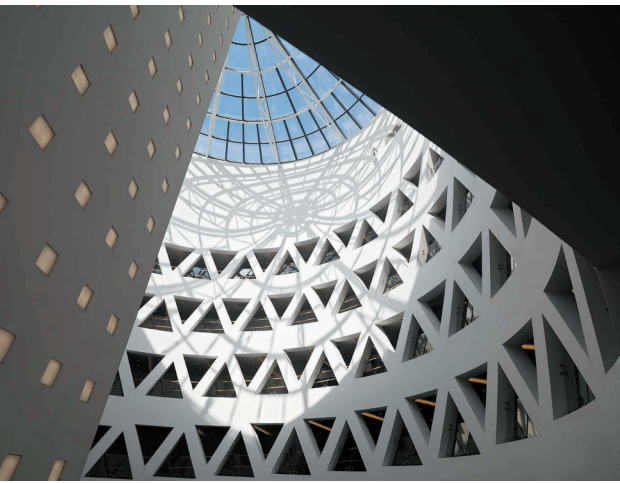
孟母三迁的互动利用了智能感应系统。用手轻轻一挥，故事中的人物便映在了浮雕上，平面化的展示瞬间成为立体。

以时间为线索的展厅从一万多年前的细石器时代开始，在有记载的基础上，以朝代为顺序，厘清济宁文化的发展脉络。

该展厅以实物为主，配以文字展示，全方位、立体化呈现了济宁先民的活动轨迹和世情生活。看古人洗手时用的器皿，再看到关于“吉礼、凶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嘉礼、殷礼、夷礼、王

礼”的礼制文化讲解，一幕生动的影像就在脑海中呈现出来。九头人面兽、辽三彩等文物元素，显示了济宁人与外族的交融，彰显了齐鲁大地的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。

博物馆工作人员董敬瑞告诉《文化周末》记者，虽然馆内没有评定“镇馆之宝”，但的确有不少全国一级文物，以及多个“全国唯一”。



高柄镂空蛋壳陶杯，是龙山文化文物，具有“薄如纸，硬如瓷，明如镜，黑如漆，声如磬”的特点，代表了古代济宁的工艺制作水平。出土于薛国故城的春秋时期书刻，包括刀、削、针、凿、锯等27件工具，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套保存完整的书刻工具。出土于邹城明鲁荒王陵的皮弁，则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明初亲王皮弁实物，是研究古代皇家冠服制度的珍贵依据。

记者注意到，不少文物介绍卡片后面，都印有二维码。工作人员表示，除扫码学习知识外，场观内还可交押金租用语音导览，尤其方便了前来学习观赏的市民。

4楼的数字展厅，可以360度无死角旋转虚拟文物，一些不便展出的文物，通过数据的录入，也呈现在了观者面前。这些新技术新手段，深受幼儿和中青年群体欢迎，不少市民在数字展厅停留的时间，比实物展区停留的时间还要久。高科技和大数据的支持助力，活化了馆内的文物资源，过去多种因素造成的文物和市民间的距离也随之不见了。

除基本陈列区以外，新馆还设计了文物库房区、教育交流区、技术研究区、行政区、访客服务区、设备用房等其它6个基本服务区，新馆在具备博物馆收藏、保护、展示、科研、研究文物及历史文化资源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，成为满足市民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的教育、休闲、文化服务综合活动场所。

漫步宽敞通透的旋转游廊，“新一老”的概念呼之欲出。新，是新技术、新模式、新手段，是源源不断的创新；老，是老文物和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“新一老”的组合牌打出来，没有人不愿接招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有言：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在文化中心的济宁市博物馆新馆，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古今之变，在时空穿梭遨游中，感悟生命奥义，就是另一种心境了。

在邹城博物馆，馆藏有两件宋代“福寿家安”铭文铜镜，八瓣菱花形，平弧弓钮，素缘。两周素弦纹圈分为内外两区，分别铸有篆体铭文，内区为“福寿家安”，中间用一“喜”字相连，外区为“清素传家，永用宝鉴”。

镜是人们生活装饰的日常用具，也是精美的工艺品，又称为鉴、照子。它以精良的制造，多彩的纹饰，丰富的铭文，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。

自新石器时代，历商周、汉魏、隋唐到明清，绵延4000多年，其中汉、唐分别是铜镜的鼎盛时期，造型、纹饰、铭文等方面极富时代特点，特别是盛唐以后，铜镜多以花为形、为纹饰，自由豪放，清新活泼，表现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
到宋代，经济繁荣，社会富足，城市商业的兴盛，进一步带动词曲、话本等文化形态日趋平民化。同样，作为社会文化及审美思想的产物，宋代的铜镜也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，特别是制造技术的进步，更促进了铜镜官私产业的发展，一方面是外形上更加多样，圆、方、亚、带柄等形体均具，一方面是内容上多为民间喜谈的人物、故事，纹饰简洁，美观实用，日益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。

这两件铜镜，在纹饰上装饰简洁，没有过多的图案，但铜镜上的圆圈、边缘分别凸起，间有素地的镜体，篆体的铭文，也形成了镜面起伏的效果，使得镜体更加轻盈而不失厚重，简洁而不失美观。

在造型上似为菱花的俯视图，极富情趣，外侧为盛开的花瓣，内侧圆形为层层花蕊，最里的钮为花心，远观如菱花绽放，瓣叶可辨，香气扑面。

菱是一年生水生草本，柳叶菜科植物，叶子略呈三角形，夏天开花，白色，果实硬壳，有角。因食用价值高，对环境适应能力较强，菱也常为富裕人家栽植，不仅美化庭院，助兴雅趣，也具有财运、富贵的寓意。

唐宋之际战乱频仍，政权更迭形成了盛衰相继的政治局面，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及外域文化交流融汇的时期，广大民众流动性强，更看重铜镜的实用和便携功能。社会经济价格的上涨，也影响了铜镜的造价，制镜作坊设法减少铜、锡材的占比，而不断增加铅的含量，形成了质地粗软、器体轻盈的特点。

以湖州、抚州、成都等区域为代表的民间铜镜制造商，也常常为迎合民众的日常需求，在铜镜造型、功能等方面更趋世俗化，如“福寿家安”“忠孝之家”等铭文的出现。

金元以降，菱花造型铜镜依然延续，有的为六菱花形，但纹饰已渐渐粗略简陋，铭文也多为吉祥之语、俚俗之言。特别是明清铜镜，除了纹饰增加了八宝和杂宝，赋予吉祥如意之外，铭文多有“长命富贵”“五子登科”“金玉满堂”，更是社会文化世俗化的集中体现。

古代流传着破镜重圆的故事，讲的是南朝陈乐昌公主与太子舍人徐德言，以破镜为信约，历经坎坷，终于团圆的感人经历。而到了宋代，铜镜的使用也扩散到寻常百姓之家。就这两件铜镜来看，造型简洁小巧、形式质朴无华，也显示了它们来自民众之家，便于日常使用的特征。

铭文中的福寿，意为幸福长寿，但幸福长寿因人而异，都是有缘由和结果的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归心》载：“盗跖、庄蹻之福寿，齐景、桓魋之富强，若引之先业，冀以后生，更为通耳”。春秋时的农民首领颛臾，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能够有福长寿，齐景公、桓魋能够富足强大，可以理解为这是其先辈积德行善的结果，或者为其子孙后代造福兴业打基础。因此，古代的福寿理念，既蕴含了对身体健康的美好祝愿，又体现了积德行善和因果业报的心理追求。

家是容身的居所，安是指稳定无危，而家安无疑是生活的重要基础。《周易·系辞》载：“子曰：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危而不忘礼，治而不忘礼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”，《汉书·货殖列传》也说：“各安其居而乐其业，甘其食而美其服”。由此可知，安身立家，不仅是民众乐业、甘食、美服的首要前提，更是社会和谐稳定、国家发展强大的重要基础。安，包含安静、恬适之义。《汉书·严安传》：“心既和平，其性恬安”。由此体验，家安也是一种心理的渴望，一种和平安静的心态。

“福寿家安”铭文，祈福以趋吉，祈寿以保命，祈家以定所，祈安以避祸，寥寥四字，平白无华，却道出了民众的日常心愿。

清素，本意为清淡、素净。如南唐刘崇远《金华子杂编·卷上》“家本清素，日用无乏”，指的是生活物质的清淡、清贫。宋范仲淹《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》载：“执节清素，处心雅尚”，又形容清正廉洁的品格。传家，传家事于子孙或子孙世代相传。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载：“案之礼典，便合传家”，李贤注曰“传家谓家事任子孙也”；宋苏轼《再和许朝奉》诗云：“传家有衣钵，断狱尽《春秋》”。据此，清素传家，就是把清素的要求、品格传给子孙后代。

宝鉴，指宝镜，又为借鉴、引鉴之义。永用宝鉴，永远作为宝镜使用，就是要求后世子孙，要把这块宝镜世代传下去，始终坚持清素的品格。士庶之民，清贫劳苦，何而不乐？富裕之家，三代而过，夫复何求？贫也罢，富也罢，唯有清素可传家。

“清素传家，永用宝鉴”，细致品味，是一种对清贫生活、乐于平凡的现实生活写照，又似乎是经历风云、饱尝艰辛之后的真情流露。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”，无论何种生活经历，回归现实何尝不是一样的生活心愿，一样的人生心态。

日常之镜，可以照妆容，正衣冠；人生之镜，可以鉴百态，立精神；历史之镜，亦可以品得失，告来者。观阅此镜，其铜色似镜照人，其形体颇富情趣，其铭文寓意深厚，可以警人、传人，又可以传家、传国，其功用可谓大也，其价值可谓宝也。

这两件铜镜的“福寿家安”“清素传家”等铭文看似俗语，但可由此鉴古今、传家国，堪称至理名言，这也是它们作为“宝鉴”的时代价值所在。

镜鉴古今

宝传家国

邓庆猛

周末下午茶